

翠翠原是浦市人

柯云

一天，一位香港的陈姓摄影家，得知我是武陵源的开发者之一，向我索取一些相关资料。临别时，突然转过脸给我出一道考题，你是大湘西人，请问，湘西神秘的核心部位在何处？我干脆地回答：凤凰。他摇摇头说，我已走遍整个湘西，应是泸溪的浦市。他接着讲了浦市的特色，使我心服口服，并达成共识。同时我又想起另一件事逐问他，你读过沈从文的《边城》吗？他点点头。我又问，翠翠的原型在哪里？他答：凤凰。我说，如此说来，你对浦市还不完全了解。他马上反问，难道在浦市不成，你有何依据？

于是，我给他讲了一段真实的故事。

1982年，我在文化局从事文学创作。5月中旬某天，省文联作家宋梧刚来到慈利，找到我的领导，说他要去大湘西采风，为期半个月，要我陪同。领导征求我的意见，我一想，神秘的湘西特别是边城，是我梦寐以求的地方，便欣然接受了任务。

在出发前，宋梧刚讲了他的安排，先到永顺、保靖、龙山，然后去沅陵、辰溪、泸溪、麻阳，最后到边城花垣、凤凰收尾。人生的际遇往往出乎意料，我们在慈利一上火车，竟然遇见了在湘西工作的诗人夏天。他是长沙人，回家探亲后正返程。老朋友久别重逢，自然高兴，他向我们透露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沈从文携夫人张兆和从北京回了老家凤凰。我读中学时就崇拜沈从文，他的《边城》几乎成了我的日常读本，书中的翠翠便是我最喜爱的人物。宋梧刚激动得击掌大叫：天意，天意！当即改变行程，决定先拜访沈老。

吃罢午饭，我们一行五人直奔目的地。沈从文家住城郊的沱江右岸，是一栋老式的木房，屋周围砌了一道砖石院墙，座落在一片古老的树林里。阳光初染，河雾刚褪，林中山花野草散发着清香，大树上的鸟巢里，鸟儿似懂人意，唱着优美的迎客歌。山青水秀，鸟语花香，好一处风水宝地。

我们按照主人门上文字的提示，敲开门后，接见我们的是画家黄永玉，他头戴一顶灰色的工人帽，口里叼一根大烟斗，烟斗上正袅袅冒着青烟。他问明情况后，向我们约法三章说，见沈老可以，但他老人家年岁已高，谈话不要超过一个小时，否则我就要下逐客令哦。他说这话，态度异常和蔼，面带微笑。

黄永玉将我们一行引荐给沈老。初夏的沱江，空气格外清新。沈老坐在禾场上喝茶，满头稀疏的白发，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圆圆的脸上布满了和善可亲的笑容，毫无大作家的架子。听说我们是同行，便热情地和我们交谈起来，当得知宋梧刚曾在湘西工作时，两人竟忘情地谈起湘西的人和事。沈老谈《边城》的创作情况极为投入。他声音轻柔，大概怕我们听不清，总是把头偏向宋梧刚面前。他一字一顿地说：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翠翠确有原型，认识翠翠也是缘分。

沈老呷了一口茶，用他的小手绢揩揩额头的汗，继续说道。

那是民国六年，大约七月份，他刚入伍不久。那天，他们乘船来到泸溪浦市古镇，决定当晚宿船上。沈从文想进城逛逛，就借口船上住不下向班长建议借民房住宿几晚，但未获批准。他们从当地船上借了些稻草，在河堤柳丛下露宿了五个夜晚。一天，他和战友赵开明去了城南的一条小街，走着走着，一家名叫“富开兴”的绒线店铺吸引了他俩的眼球。店中，有位长相娇美的女孩。这个女孩叫翠翠，十六七岁的年纪。赵开明对翠翠一见钟情，附在沈从文耳边轻声说：这女孩简直像一朵花儿般可爱。为了与翠翠套近乎，赵开明向沈从文借了两块铜板，找翠翠买了几根系草鞋的带子和棉绒。后来几天时间里，他和沈从文到翠翠的店里去了三次。赵开明动了真情，向沈从文发誓：若是哪一天我做了军官，一定娶翠翠为妻。

讲到这里，沈老见我们在笔记本上写个不停，做了一个手势说，你们不要记录，我只是随便聊聊。

沈老说，他正式写作是进入北京之后的民国十三年，动笔写《边城》是民国二十二年金秋。他与张兆和结婚之后，住在北京西城达子营的一栋寓所里，新婚给他带来了无限激情，在那个时期，他开始酝酿写中篇小说《边城》。由于写的是自己经历的过往，特别是翠翠，写起来如乘春风。刚写完第二部，忽然接到一封告急的家书。母亲病危。沈从文是有名的孝子，因外出闯荡多年未在母亲身边尽孝心中本就极是愧疚，马上决定南下返家，次日便乘火车到了常德。

常德是他熟悉的地方。但一别十八年，也已与以前截然不同，有进步的气氛，也有新生活的气息。因要等船，沈从文只好在城南一家旅馆住下，第二天去码头打听船情时，遇上一个与翠翠极为相似的女孩。经问，这女孩的名字末也带有一个翠字，叫王春翠，是船老板的女儿，也是浦市人。心中暗惊：浦市出美女。

他乘了这条船溯沅水而上，在沅水整整行了七天，才到达泸溪浦市。

沈从文在泸溪等船时，来到当年的那条街上，他想顺便到绒线铺看下当年的翠翠。来到店前，正疑惑间，恰好有人进店买货，沈从文就随着那人进入店内，一个酷像翠翠的女孩向他们打招呼，这不就是翠翠么！沈从文差点叫出声来。女孩给那个顾客发了货，问沈从文，您想买点什么？沈从文不买东西，见女孩一脸真诚，只好说买几两棉绒。女孩很客气地给他搬来椅子请坐，当女孩伸手去取货时，柜旁边火盆上的茶壶发出水沸沸的声音。房内传来一个男人有气无力的声音：小翠，壶内水开了，你怎么没听到。莫不是赵开明？刚好男人走了出来，沈从文一眼便认了出来。原来赵开明入赘了黄家。但与翠翠结婚后并不珍惜幸福家庭，整天赌博吸毒负债累累，导致后来家中一贫如洗，身体也瘦如干柴，刚至中年便成了个枯老头。可怜翠翠不堪重负，几年前就因病害无钱医治去世。现在，赵开明与女儿翠翠相依为命。沈从文望着赵开明那副狼狈相，怜他又恨他，将身上本来不多的盘缠钱给了他一些，劝他戒赌戒烟。望着发辨扎着一绺白绒的小翠，心中一阵阵心疼，叹了口气。

略停一会，沈老岔开话题，望了我们一眼问：你们去过浦市吗？我们同时摇头。他自豪地告诉我们，那可是一个好地方！如果说湘西是个聚宝盆，浦市就是宝中之王，也是个产翠翠的地方。他笑了，笑得很坦荡。

沈老很健谈，全然忘了只谈一个小时的约限。我们起身告别时，黄永玉画家指着手表对我们说，你们已超时两个半小时了。我们与沈老依依告别。

香港来的摄影家听完故事，很兴奋。说，明天我就重赴浦市，我也要寻找翠翠的足迹。

八月

梁山泉

叶瘟、穗颈瘟、谷粒瘟
这些瘟病会导致水稻减产或绝收
八月行将结束
再过十几天
稻子就要收割了
这个时段，是瘟病高发期

当了一辈子农民
老张早熟练成了一名医生

对水稻的各种病症了如指掌，药到病除
这几天，他严阵以待

彻夜难眠
有事没事就走到田埂上
查看稻穗的状况

实际上，他也希望
有一位医生

能像他治好水稻一样
治好自己刚确诊的重病

这是这个八月里
让老张睡不好觉的

另一桩事情

被青春肆意撕裂
一段

三十五年的风雨远征
被压缩成

有些肆意的年轻

这个
忽略尘土的秋夜
中年

被退回白马湖

风雨被尘封
游逛的少年

握着大把的青春时光
美好像湖堤上的春芽

呼啦啦破土

长出很多年轻的色彩

明天
他们还会被退回中年

历史可惜不能重演
没人愿意重复过去

而我
真愿再当一回

白马湖少年

去寻找

湖中泛舟的

另一抹色彩

黄松林
昨夜
有一段历史
被青春肆意撕裂
一段

三十五年的风雨远征
被压缩成

有些肆意的年轻

这个
忽略尘土的秋夜
中年

被退回白马湖

风雨被尘封
游逛的少年

握着大把的青春时光
美好像湖堤上的春芽

呼啦啦破土

长出很多年轻的色彩

明天
他们还会被退回中年

历史可惜不能重演
没人愿意重复过去

而我
真愿再当一回

白马湖少年

去寻找

湖中泛舟的

另一抹色彩

澧兰

金沙滩日落

黄真龙

海上日落，见过，大约三次。太阳完整意义上地被海平面吞噬，大抵只有文莱观中国南海日落那一次。带着某种遗憾与渴盼，我又启程，造访有着北方第一海滩——海上世外桃源之称的烟台金沙滩，期待一睹北国海滨日落。

到宾馆已是傍晚，查了查手机，烟台日落在19：22。想要看此盛景，我需要与时间赛跑。粗略看了一眼地图，我便挤上了朝西北方向行驶的公交车。车内，我目不转睛地望着西边长达个多小时。

等待是痛苦的，橙色的太阳从公交车前窗徐徐落下。从最开始的灼灼耀眼，渐为斜阳沉沉，到最后，几乎已看不到暖色，浅灰已替代橘黄，甚至归于沉寂。

我再次确定日落时间，19：22。望着已然暗黑无际的城区，我似乎有些动摇了。

下车已是18：51，离金沙滩还有1.7公里。虽然地图上显示20分钟之内可以赶到，但我还是选择了奔跑，奔向海边。

海边还有一片橘红色的光，闪耀着整个西边。我确信那是可以追到太阳的地方，是可以看到日落的金沙滩。果然，当我从城区的巷子里穿了出来，一切都变了模样。不再是楼房林立，而是一望无际的沙滩，和更广袤的海洋。它们黄的、蓝的成为一片，紧紧连接着更远处的橘红与深灰。这是一幅美丽的海景画卷，和传统的山水画不同，它们更加热烈，更加笔墨浓重和艳丽，色泽耀眼，炫震天际。除了传统的中国水墨画的黑与灰，还有着浓郁而富有生命力的浪漫主义色彩。此时的金沙滩，有着无与伦比的宏大与隆重。

我从海边的黄海公路，三步并作两步地走进了沙滩。北方第一海滩自是与其别地不同，金沙滩的沙，几乎细腻成尘，稍走快些，就会扬尘。它们似无数黄色小精灵，在海风与夕阳中摇曳，吟唱着大海的歌。见过不少海滩的沙，似这般细腻与柔

软的，还是第一次。

望着西边，太阳已经没有了踪影。还只到19：11。我知道，并非太阳不等我，只是因为有浓云、雾霭，暂时看不到它的面貌。

不过似乎这般更好，没有见到太阳本尊，却可以透过光芒，望那绣着金边的云彩，分明愈加感受到夕阳的灿烂。一团浓云中，似有千万丈佛光，洒向尘世。那种宏大与威严，令人震撼折服；那种高大与伟岸，让我对太阳唯剩慨叹。自然之力的壮阔，让我这个朝圣者怦然。

太阳更沉了，再也没有了磅礴气势。但弥散开来的阳光，却铺满天际，变得更加温柔、静美，遗世独立。光芒斜射出来，直抵眼界穷尽处。到后来，西边完全没有了光亮，只剩了被镀上金边的云朵，淡然，优雅。最后，在无垠的黑暗中，露出一抹淡淡的橘红。夕阳，算是被金沙滩与西边的海平面，联合吞噬了。

金沙滩上的孩子们却正是开心。没有了太阳的炙热和暴晒，他们更加放纵，冲浪、玩沙、呐喊，以及各种嬉戏，沙滩成了孩子们游乐的好地方。也成了人们休憩的好地方，情侣们勾肩搭背，喃喃细语。稍远处，海浪中还有游泳的人，他们在温暖的海水中，继续享受着太阳尚未褪去的温存。

我爱这北国海滨的日落之景。对着大海，我扯着嗓子高呼：大海，我来了！

是的，我又来了，又来到了海边，又来追逐落日，这是我生命的常态。我总愿意到海边看看，深深感受它的辽阔，与无垠。我始终相信，山给人以沉稳，海给人以博大。

从沙滩上往回走，已是19：59。瞭望塔的灯刚刚打开，巨大的白炽光束照射着夜空，亮堂着每一条归家的路。

蒹葭苍苍

王月冰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有位伊人在水一方。这是《诗经》中被大家朗诵得最多的一句诗，意境优美，带着爱情的幽秘气息。

蒹葭，百度上把它解释为没长穗的初生芦苇，可我更喜欢把它译为芦花盛开的芦苇，因为芦花对应苍苍似乎更般配；还有后面的白露为霜，白露节气时的芦苇，应已是芦花轻舞。

天气微凉，秋已来临。秋天是大自然的第二春。爱情的种子，到了秋天比春天更饱满。一河清水从芦花花海里蜿蜒流淌，有位伊人，窈窕婷婷于水边，长发及腰青丝飘飘。她的身影牵动着男子的视线与情丝，蔓延，缠绕，缱绻。这古诗词中的蒹葭，浪漫与爱情的气息扑面而来。

上学时，我读《蒹葭》，白露为霜，也欣赏其中的浪漫意蕴与美境。但在很长时间里，我一直觉得，劳动者手中的蒹葭，与浪漫无关。芦苇的杆，在老百姓手中被织成芦席。古代的百姓，还会拿芦苇来盖房子。小时候，我看到父亲经常出去打工。母亲说，父亲是去江边给芦席厂老板砍芦苇。每年深秋初冬时去，腊月回来。后来在外婆的旅店里看到背芦席的杆叫卖的小商贩，我就忍不住想，那些芦席里的芦杆，有的就曾在我父亲那青筋突暴的手中停留过吧，于是很想上前去摸一下。我母亲喜欢用野外割来的带芦花的芦苇竿子做扫把，把花絮去掉后，柔软绵厚，扫地来十分熨帖。童年时的乡村，几乎每户人家的墙上都挂着这样的芦苇扫把。

大学时一位室友有个软软的枕头，枕套是牡丹花的棉布，她掏出枕芯给我们看，里面填充的竟然是风一样的芦花花絮。她说她家乡的姑娘们都喜欢在冬天时去采芦花，用芦花花絮做枕头。在她的家乡，夫妻新婚时同床共枕的那对枕头一定要是芦花的。我第一次听闻，民间的蒹葭也是这样浪漫。

有一次去外地，经过大片芦苇林，忍不住驻车观赏。芦花丛中，有割芦苇的汉子拿起一根芦苇，折断成小管状，又稍微割了一下，然后对着天空吹出嘹亮清脆的旋律，一旁的女儿欢喜惊呼。这大概就是古代流行的芦笛吧。我后来站在那，听了很久。

上个周末去乡下的一位朋友家，走进她家新建的宅院，书房的大木桌上用广口的红瓷瓶插了大束的云朵一般的芦花，美极了。

原来，蒹葭之美与浪漫，既在我们琅琅朗读的诗歌中，也在民间，在生活于蒹葭丛边、芦花迎风泛浪的乡野之中。



睡莲 李陶摄

八月，武陵源的湖光与山色

张建湘

八月，是纯金打造的季节，大地呈现出黄金般高贵、耀眼的特质。在八月，武陵源的湖光与山色，与季节达到了和光同尘的圆融境界。浩渺巍峨的群峰，收拾起势逼苍穹的凌厉，气度非凡地静坐于阳光普照之下。大地之上，高耸着条条峻峭的山脊，一律地按照自己的规则，排列成阵，静如处子。唯有覆盖的绿色，仿佛高天上的云，在群山之上作着深浓浅淡的微妙变化。峭壁峡谷，或是湖泊溪流，以及这所有的高高低低的苍翠葱笼，皆在八月的季节里从容吐纳。肩负使命的作物们，也按照道法自然的规律，从容不迫地完成着生命的轮回。

我所居住的武陵源高云村，正好是观望百丈峡与宝峰湖周围群峰景致的好处在，八月，实在是武陵源群峰山色凝翠流碧的黄金季节。从市区进入武陵源，行至雄峻的百丈峡处，公路与溪流，只在两岸苍翠下匍匐潜行，目光所及，全是盛夏的浓绿。宝峰湖周围的山林，将浓郁的绿色，一直顺延至白云飘渺的天边。这无边无际的绿，因为八月的阳光，流溢着金属般的质感，皆散发着神性的光芒。

居住在山中的日子，我每天都提着水桶，去村后的黄家峪溪谷口取山泉水。从此处溪谷流出的山泉，水质极为清冽甘甜，我家一直喝着这里的山泉水。深感居住在此处，便得大自然的无穷眷顾。记得四月雨后的一天，我照常去溪谷峪口取水时，一抬头，猝然发现溪谷两边的万绿丛中，居然冒出了大片大片耀眼的深红与粉紫，这是武陵山脉常见的野生杜鹃，属于春鹃，四月便